

对公平正义的严谨承诺

——对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前主席苏珊·古登(Susan Gooden)的访谈

黄治平 译 李 薇 编校

苏珊·古登(以下简称“古登”)是弗吉尼亚联邦大学L.道格拉斯·怀尔德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兼教授,国际公认的社会公平专家,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前任主席,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联合学校网络认证机构同行评审和认证委员会的成员。她曾当选为公共政策分析和协会国家政策委员会委员,著有《研究方法为何如此重要》(2018, Melvin and Leigh)、《种族与社会公平:政府感到敏感的领域》(2014, Routledge)、《公共行政人员的文化能力》(2012, Routledge)。多个组织资助了古登的研究,包括罗素·塞奇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等。她获得了多个奖项与荣誉,包括VCU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杰出教师服务奖、美国东北部公共行政会议最佳学术论文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扎耶德大学的富布赖特专家奖等。2016年,她被任命为弗吉尼亚社区学院系统董事会成员。此外,她还获得了帕特里克亨利社区大学的理科副学士学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文科学士学位和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及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

ty)麦克斯韦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学位。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官方媒体PA Times与古登对social equity(社会公平)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里将social equity翻译为“社会公平”,因其含义比较接近social equality。Social equality强调每个人分配到一样的资源;Social equity则强调分配资源时考量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强调给予平等的机会。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PA TIMES: 社会公平这个概念对VCU的Wilder School(怀尔德学院)有什么意义? 在各学习层级的课堂中,社会公平是怎样的存在?

古登: 社会公平是在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对公民公共服务的管理和分配中对公平与正义的严谨承诺。这是我们在Wilder School所做一切的基石。在美国,几乎每个人在情感层面都了解“公平”的概念,但很少对其实施及达成共识。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世界中,实施公平意味着某人或某实体必须决定谁可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依据哪些规则来享受哪些资源。我们在Wilder School所做的就是提供毕业生、辅助团体和政策制定者一些知识和工具,让他们在执行和评估公共服务、政府计划、公共政策时可以

文章来源: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9), A Rigorous Commitment to Fairness, PA Times, Fall 2019, Vol 5, Issue 3.

译者单位: 黄治平,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香港 999077; Email: 1155100457@link.cuhk.edu.hk。

基金项目: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项目资助翻译工作(4052202)。

资助来源: 李薇,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Email: liwei@cuhk.edu.hk。

考虑到公平。无论是刑事司法、城市和区域规划、公共行政,还是国土安全与紧急事件的应变准备,公平皆有扮演关键角色的层面。

PA TIMES:您研究了“政府感到敏感的领域”,最近又将该概念扩展到国际公共行政中。这项研究如何回到VCU课堂上以及反映在Wilder School中?

古登:我研究的国际焦点与Wilder School是一致的。我们的教职员和学生在国际上作出的努力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吻合,而这些行为也一直鼓励着我。不管是从事政治实务还是学术研究,Wilder School的成员都在世界各地推动倡议,以消除贫困、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而改善我们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我研究了在全球脉络下“政府感到敏感的领域”,多名撰稿者在这个领域对数个国家进行了探讨,包括中国、卢安达、南非、墨西哥、巴西、法国和塞普勒斯等。撰稿者研究其国家的政府失调行为,将这些问题置于历史背景下进行探讨,并试图研究有效的政府干预措施。

PA TIMES:将“政府感到敏感的领域”的概念带到各个国家检视,哪些国家容易受到这些问题挑战?这些案例背后有哪些历史背景?哪些国家有潜力以积极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发展?

古登:我相信所有国家在这方面仍要作大量的努力。通常人们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奉为这一领域的典范,但我认为必须进一步审视这个主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许多数据表明,该地区是非常同质的……因此背景往往非常重要。在种族和族裔差异巨大的国家中实现社会公平十分困难,因此在分析社会公平时必须考量国家同质或异质的层面,而那些在多元背景国家促进社会公平的成功案例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对象。

PA TIMES: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您最兴奋的是什么?您对最终结果有什么期望?

古登:我感到最兴奋的是,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种背景下理解社会公平的框架。我们考察了大小不等、不同国情的国家,并引导读者了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这类比较各国社会公平情况的文本,可以让读者跳脱出原有的背景,脱离情感的羁绊,避免先入为主,从较少偏见的角度探索公共服务分配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抽象概念,并以清晰的视角设想新方法。

PA TIMES:您之前在该议题上的研究与美国各地市政机构的努力相吻合。您是否预期这项研究将在国际上得到响应,促使世界各国也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此框架内?

古登:西雅图种族与社会正义倡议(Race and Social Justice Initiative)是这些努力的先驱。如今,GARE(Government Alliance on Race and Equity,种族平等政府联盟)为各地提供了检查其社会公平措施的工具和资源,这就是好处。美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这项作业,但可惜在美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没有像美国西部、中西部、东北部一样采取促进社会公平的模式。关于国际上的采用,我认为联合国会继续制定国际范围内最有实质意义的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是这项议题的核心。

PA TIMES:其他社会公平学者可以从这项研究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些启示将如何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带来正面的社会变化?

古登:最主要的启示是仍然要下很多功夫,从建立公平绩效指标到发展更多全球层面的公平与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这个领域正等着年轻、有才华的研究员来推动其发展。我们还需要扩增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目前为止已进行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联邦政府所保障的种族公平和性别公平,这些领域仍有许多可以探讨的议题,不过我们也需要研究性取向公平和能力状态公平等领域的问题。

责任编辑:马程